

世界性经济循环中的中国经济 ～用“间”=“公共”概念来解释～

京都产业大学 岑智伟
2016 年 11 月 17 日

“凡是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For everything there is a season, and a time for every matter under heaven.”

传道书第 3 章第 1 节
ECCLESIASTES 3:1

论文概要

正如历史总在重演那样，世界经济也在循环中。从世界性经济循环（世界性的经济兴衰）角度来看，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若没有正确认识“世界性经济循环”的含义必然会引起不必要的摩擦和政策性误判。本论文用本文所定义的世界性经济循环，作为“场所”（西田哲学）的“公共”（公共 1 和公共 2）的概念和 Maddison 历史统计等数据，对世界性经济循环与中国经济的关系进行整理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1）从 Maddison 等数据可得出以下的结论：19 世纪后期～21 世纪前期为世界经济规模的扩大期，21 世纪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了维持其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期。为了维持世界经济规模，经济增长是必然的，而世界经济增长则由各国的经济增长所拉动，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角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更迭。本论文对这种“超”长期经济中伴有经济拉动主角更迭的世界经济变迁称之为世界性经济循环。公元后，在世界经济变迁过程中，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角更迭有 2 次，第 1 次的更迭是发生在 1870 年左右，是由中国向美国的更迭，第 2 次的更迭是发生在 2000 年左右，是由以美国为中心的 G7 向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 E7 的更迭。

（2）在公元后的世界性经济循环中，伴随着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角的更迭，世界经济的“大分流”也有 2 次。2 次“大分流”发生的时间与拉动世界经济主角的更迭时期相同。如果说第 1 次的“大分流”是由经济滞止状态转向经济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的“大分流”的话，那么第 2 次的“大分流”则可以被认为是由经济规模的扩大转向经济规模维持的“大分流”。第 1 次的“大分流”的结果使世界人均 GDP

的差异日益扩大，而第 2 次的“大分流”因为 E7 与 G7+ α 间的差距缩小，给世界人均 GDP 差异的缩小带来了正面效果。

(3) 中国经济史上出现的繁荣和衰落可被理解为“超”长期世界性经济循环中的一部分，也可被解释为包含在世界性经济循环中的中国自身的自律性内生经济循环之现象。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衰落对世界经济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内生经济循环中的繁荣期，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率为大约为 20%（1000~1500 年）至 40%（1700~1820）。可是，到了中国内生经济循环中的衰落期，中国受到了外来的侵略和掠夺，现代化所需的物质性资本（比如，都市），人口和人力资本形成所需的教育投资等都遭大量破坏。所谓的“饿死的骆驼比马大”正是宋朝和清朝末期的写照。李约瑟之谜可从这个思路得到一定的启发。

(4) 19 世纪后期发生的第 1 次的更迭和第 1 次的“大分流”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力（拉动力）的结束。从中国自律性内生经济循环角度来看，从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后期，中国进入了长期衰落期。1980 年代以后出现的中国经济增长可被视为另一轮的中国内生经济循环的开始，1990 年开始的中国高度经济增长则可被认为是中国内生经济循环中走向繁荣期的经济上升期。而从世界性经济循环角度来看的话，第 2 次的更迭和第 2 次的“大分流”意味着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角又由美国转向中国，1978~2008 年和 2009~2050 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有 20%是由中国拉动的。从 Galor（2011）的统一增长理论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中国内生经济循环是伴有高水准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是由人均 GDP 增长所支撑的经济增长。

(5) 1990 年代以后的世纪经济，除了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外，其他国家都处于经济低迷状态，G7 等国的经济增长率都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增长的 20%是由中国拉动的。可是，对此国际社会并未进行正确地评价，部分国家对上述事实并不认为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而是视作中国对他国的威胁。如果 19 世纪后期发生的第 1 次更迭不是被看作是世界性经济循环中经济拉动主角的更迭，而是被认为是对世界“统治”的开始的话，那么当世界性经济循环中再次出现更迭或“大分流”时就会发生很多不必要的摩擦。用本文定义的“间”=“公共”来看的话，如果世界经济变迁中出现的繁荣和衰落不被认作（公共 1）是世界经济循环中的一部分（公共 2）的话，国际社会就会被不信和零和博弈思维所主导而引起多种不必要的摩擦，资源分配也会因产生不必要的费用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分配，也不会有一个相互理解的国际关系及和谐的国际环境。